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3.017

# 亚述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

李海峰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亚述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直接的不间断冲突和融合成为亚述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阿卡德人、苏美尔人,阿摩利人、胡里安人及阿拉米人等众多民族纷纷侵入亚述地区,亚述人在与入侵民族的冲突中也不断地吸收这些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与这些入侵民族进行各方面的融合,亚述人与这些入侵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亚述文明。

**关键词:**亚述人;民族冲突;文化融合;两河流域;古代近东

**中图分类号:**K37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3-0117-07

在《圣经》记载中,西亚人想要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耶和华因嫉妒而降罪,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sup>[1]</sup>巴别塔是否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却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西亚的确是一个众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不仅有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Akkadians)、阿摩利人(Amorites)、腓尼基人(Phoenicians)、希伯来人(Hebrew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aeans),还有印欧语系的赫梯人(Hittites)、加喜特人(Kassites)、米底人(Medes)、波斯人(Persians),此外还有语系归属不明的苏美尔人(Sumerians)和胡里安人(Hurians),等等。一个个民族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然后又匆匆离去。这些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也进行着多方面的文化融合,他们互相吸取对方先进的文化成果,为亚述地区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一、公元前3千纪亚述人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的冲突与融合

亚述人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因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而得名。亚述地区自然环境优良,气候四季分明,降水较丰富,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达到600毫米。这一地区河流、小溪、水井密布,形成了不需要进行人工灌溉的农业区。河谷地带适合种植大麦、小麦、果树、蔬菜等,丘陵山坡地带适合种植牧草。亚述地区是早期居民理想的定居点,两河流域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多分布在亚述地区,如哈芬那文化、哈夫拉文化及萨马腊文化等。<sup>[2]24-25</sup>虽然亚述地区先于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产生了农业、畜牧业,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居民定居点,但随着人工灌溉技术的出现,南部苏美尔地区迅速后来居上,率先建立了城市国家,发明了文字,进入了文明时代。

\* [收稿日期]2014-0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SS007)“新亚述时期财产买卖与租赁活动研究”

[作者简介]李海峰(1976—),男,山东费县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亚述学研究。

公元前五千纪下半叶,苏美尔人来到了两河流域的南部,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后,进入了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2300年),同时也是一个城邦争霸的混乱时期。这时苏美尔地区的城邦不下几十个,乌尔、乌鲁克、拉伽什、基什、温马、尼普尔、拉尔撒等是其中较有实力的几个。在早王朝时期,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国家实力有限,再加上互相争霸,他们无暇北上顾及亚述地区。因此,在早王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亚述人与南方的苏美尔人相安无事。

然而阿卡德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亚述人与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独立发展的局面。阿卡德人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公元前3000年来到两河流域,居住在苏美尔以北的冲积平原上。当苏美尔各城邦混战之时,阿卡德人抓住了天赐良机,在他们伟大的领袖萨尔贡率领下,不失时机地踏上了历史舞台。萨尔贡出身卑贱,母亲是个低能人,不知其父。<sup>[3]87</sup>然而他却智慧超人,曾做过基什王乌尔扎巴巴的“持杯者”,<sup>[4]111</sup>在战乱中他篡夺了基什的王位,继而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建立了统一的阿卡德王朝。

阿卡德王朝期间,亚述人臣服于阿卡德人。在阿淑尔城出土了一根铜剑,在铜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曼尼什图舒,基什王,阿朱朱,他的仆人,铸造了这件贡品献给神”。<sup>[5]19</sup>曼尼什图舒是萨尔贡的孙子,是阿卡德王朝的第三王,他的头衔是“基什之王”,是帝国之王的头衔。阿朱朱是他的仆人,显然是曼尼什图舒统治下的附属王。尼尼微,亚述地区另外一个重要城市也被阿卡德王朝控制。在尼尼微发掘了一个阿卡德王的青铜面罩。在阿卡德王的一则铭文里记载,曼尼什图舒在尼尼微建筑了一座神庙。那腊姆辛在亚述北部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和贸易中心就位于现哈布尔河地区的古代遗址波腊克丘。在阿淑尔城出土雪花石膏花瓶碎片提到了伊提提,他的头衔为大法官,从铭文的字体可以看出,这可能属于阿卡德时期。他把从底格里斯河东岸地区吞苏尔城抢掠的花瓶送给阿淑尔城的女神伊南娜。

阿卡德人的辉煌是那么的短暂,当萨尔贡去

世以后,全国各地的暴乱此起彼伏,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大约在公元前2193年,沙尔卡利沙利去世,帝国崩溃,到处陷入无政府状态。《苏美尔王表》发出了这样的悲叹:“谁是国王,谁不是国王”。<sup>[4]113</sup>来自东北山区的库提人(Gutians)给其最后一击,阿卡德帝国灭亡以后,库提人成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临时主人。但是库提人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其统治也比较薄弱。苏美尔人抓住了政治动乱带给他们的机会,于公元前21世纪享受了一段短暂的自身霸权的复兴,这就是乌尔那穆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乌尔那穆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根据《苏美尔王表》记载,乌尔第三王朝前后共有5个王,累计统治了108年。<sup>[4]125</sup>在乌尔第三王朝期间,亚述人重新处于苏美尔人的统治之下,失去了独立。

亚述地区的居民相对于南方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在文化上要落后许多,但在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统治期间,亚述人积极吸收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创造的文化成果,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使亚述人摆脱了蒙昧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亚述人的历史和文化深受巴比伦尼亚地区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亚述人吸收了苏美尔人创作的楔形文字,使用了阿卡德人创作的阿卡德语。他们对阿卡德语进行改造之后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古亚述语,古亚述语是阿卡德语中重要的一种方言。<sup>[6]241-242</sup>

## 二、亚述人与阿摩利人的冲突与融合

乌尔第三王朝后期,来自叙利亚沙漠的阿摩利人开始侵入两河流域。他们以放羊和养驴为生,有一则铭文这样描述他们:“阿摩利人他们不知谷物……阿摩利人他们既不知道房子也不知道城镇”。<sup>[7]58</sup>乌尔第三王朝的危机不仅仅是来自西方阿摩利人的入侵,东方高地的埃兰人(Elamites)也加入了进来,并且充当了乌尔第三王朝的终结者。公元前2006年,埃兰人攻陷了乌尔城,可怜的末王伊比辛做了俘虏,被押往伊朗,并死在那里。<sup>[8]163</sup>《乌尔覆灭哀歌》中这样描述了乌尔的灭亡:“在城市中,妻子被抛弃,儿子被遗

弃,财产被丢弃。噢,南那神,乌尔被毁灭,他的人们被驱逐!”<sup>[9]459-460</sup>

阿摩利人进入两河流域后建立了众多王朝,如伊新、巴比伦、拉尔萨、埃什奴那等。其中一支阿摩利人在亚德库尔埃勒带领下进入亚述地区,他首先在迪亚拉地区活动,占据了札腊鲁鲁城。其子伊拉卡波卡布继承王位后,部落势力逐渐发展壮大,他以哈布尔上游的舒巴特恩利勒城和阿淑尔城对面的埃卡拉图城为中心,向南方发展势力。沙姆西阿达德继位时,他面临着两个主要的敌人:迪亚拉地区的埃什嫩那王朝和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瑞王朝。在亚述东部地区,沙姆西阿达德派他的长子伊什美达干进行征服。伊什美达干颇具其父之风,精明能干。他最初与埃什嫩那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大小札布河流域进行征服。伊什美达干在这一地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西部的马瑞已经成两河流域西北部一个最强大国家。这种情况下,沙姆西阿达德不得不同马瑞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结成联盟。不久,当沙姆西阿达德的羽翼丰满后,他开始积极谋划对马瑞的征服计划,企图消灭对方。最初局势对沙姆西阿达德并不利,但经过多次战役之后,沙姆西阿达德成功征服了马瑞,使马瑞成为其帝国的一部分,并把自己的小儿子亚斯马赫阿杜安置在马瑞,对马瑞进行统治。亚斯马赫阿杜在其父沙姆西阿达德的命令下,继续向马瑞的北边和西北进军,征服了众多游牧部落和一些重要城市,并进军叙利亚中部地区。根据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记载,此时沙姆西阿达德帝国的势力向西已达到了地中海滨:“我把刻有我伟大名字的石碑,立在大海之滨的黎巴嫩”。<sup>[10]274</sup>

在沙姆西阿达德统治时期,亚述人和阿摩利人进行了文化上的不断融合,阿摩利人对亚述人的影响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影响而不是军事征服。亚述人在与阿摩利人的冲突中充分吸收了他们先进的文化成果,这为亚述人以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述人对阿摩利人文化的吸收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政治上,亚述人吸收了阿摩利人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及君权神授的理念,建立了君权至上的王国;其次,在文化领域,亚述人在宗教

信仰、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全盘吸收了阿摩利人的文化成果。如在宗教信仰方面,亚述的诸神与巴比伦尼亚的大致一致,只不过原仅在阿淑尔城崇拜的亚述的国家神阿述尔取代了苏美尔的神王恩利勒成为众神之王。另一方面,由于苏美尔和巴比伦文化的深厚影响,亚述人自己常常也信仰巴比伦的神灵。比如,亚述王接受沙马什赐予他的权力,尼奴尔塔是亚述人的战神和狩猎之神,在公元前1千纪以后,巴比伦的智慧之神那布在亚述人的宗教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亚述人也吸收了阿摩利人在城市中建筑神庙的宗教传统,大亚述地区的神庙建筑与苏美尔和巴比伦的略有不同。亚述神庙建筑的布局是以阿淑尔神庙和神塔为中心,高大宏伟,辛和沙马什的神庙分立两侧,辅之以阿奴和阿达德的小塔,这表现出了亚述地区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亚述人也吸收了阿摩利人注重利用法典进行统治的方式,他们发展了巴比伦尼亚编撰的重大法典形成了自己的《中亚述法典》。《中亚述法典》在编撰体例,行文风格及内容方面与阿摩利人的法典基本一致,成为巴比伦法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方面,亚述人也接受了阿摩利人的浮雕艺术,但亚述人浮雕的主题和南方巴比伦地区有所不同。战争与狩猎是亚述人浮雕的主要主题,亚述人的浮雕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其大型雕刻“人首飞牛”是其典型代表。

### 三、亚述人与胡里安人的冲突与融合

公元前16—14世纪,亚述地区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胡里安人的入侵与建国。胡里安人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近东的势力格局,胡里安人的米坦尼王国一度成为近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亚述人在胡里安人的阴影下生活了200余年。

胡里安人是一支比较独特的民族,他的语言既不属于塞姆语系也不属于印欧语系,属于所谓的“小亚细亚语族”,它与后来的乌拉尔图语(Urartian)具有较近的关系。<sup>[8]234</sup>从胡里安人的语言及宗教信仰显示胡里安人可能起源于北部的亚美尼亚高原。但是他们从没有被限制在这一地区。众多证据显示,早在阿卡德王朝时期,胡里安

人就迁入了两河流域地区,在亚述的哈布尔地区建立了众多胡里安人的小城邦。在乌尔第三王朝期间,在迪亚拉地区出现了众多胡里安语的人名,显示了胡里安人已经迁入了亚述地区的东部。也有一种理论认为,胡里安人就是亚述地区的原有居民,他们是在阿摩利人的侵入下才被迫分散于整个亚述地区,这种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早期亚述地区地名的分析上,这些地名含有胡里安语的因素。<sup>[5]38</sup>

在沙姆西阿达德时代,胡里安人已广泛地分布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西部的阿伯丁(Abdin)地区由一个胡里安王子统治,东部的扎格罗斯地区也受到了胡里安人的影响,沙姆西阿达德的一个孙子娶了胡里安人部落的公主。沙姆西阿达德死后,胡里安人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们逐渐控制了叙利亚和哈布尔河地区,成为亚述人强有力的对手。公元前1550年左右,胡里安人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叙利亚等地建立了众多的王国,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王国被称为米坦尼王国。在经过数次战争后,米坦尼王国和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及北非的埃及建立了平等的同盟关系,公元前1472年,一位米坦尼国王打败了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进军幼发拉底河,打败了亚述人及巴比伦人。一时之间,米坦尼王国成为古代近东的霸主,亚述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及赫梯人受到米坦尼的控制,纷纷进献贡品。

胡里安的崛起对亚述人最大的影响是亚述人逐渐变成了附庸,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亚述人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城邦,但是许多小邦并没有失去独立。公元前1472年之后,一位米坦尼国王苏斯塔塔尔(Saustatar)最终吞并了亚述人的城邦。铭文记载苏斯塔塔尔抢劫了阿淑尔城门上镶嵌的金子与银子,用来装饰他自己的宫殿。亚述王成了米坦尼王的附庸,只维持了名义上的统治。出土于阿淑尔城的属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之后的法律文献显示,亚述的官吏们具有胡里安语的名字,有两个官员的文献显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要服务于米坦尼王。在米坦尼的统治下,亚述人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在6代国王统治期间,一直到公元前1420

年,没有任何亚述王室铭文出土。这一时期,我们对亚述人的了解主要依据为小镇奴孜(Nuzi)出土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显示,胡里安人的文化对亚述人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文献也显示,在胡里安人的统治之下,亚述并不是一个统一王国,奴孜并不属于亚述人管理,而是拥有自己的国王,是米坦尼的一个附属国。亚述地区的其他城邦如尼尼微、阿淑尔和伊尔比勒(Erbil)也是独立的管理行政单位。

然而,在公元前15世纪结束的时候,亚述人开始了复苏的迹象,他们重建了阿淑尔城的城墙,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签订了边境条约。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一位亚述王频繁地和埃及王进行书信往来,并得到了20塔兰特的金子作为礼物。米坦尼和赫梯的一份条约显示,亚述人逐渐摆脱了胡里安人的控制。一度强盛的米坦尼在赫梯人和埃及人的打击下,逐渐衰弱,并且王室陷入内乱,宫廷谋杀事件也层出不穷。国王图什腊塔(Tushratta)在给埃及王阿蒙霍特普三室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登上王位的过程:“当我继承我父亲的王位时,我还是个孩子,帕尔黑(Parhi)在我的国土上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并杀死了他的主人。……我杀死了谋杀我哥哥阿尔塔舒马腊(Artashumara)的人。”<sup>[1]77</sup>但并没有证据证明阿尔塔舒马腊曾在图什腊塔之前为王,因此图什马腊的王位很可能也是篡夺而来。亚述人抓住了米坦尼陷入内忧外患的这一良机,在他们强有力的领袖阿淑尔乌巴里忒的带领下,重新崛起。不久,亚述人灭亡了胡里安建立的米坦尼王国。从此之后,胡里安人作为一只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消失了,它的历史和文化也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胡里安人在近东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近东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胡里安人对亚述人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征服上,其文化上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亚述人在使用自己的亚述语的同时也吸收了胡里安的语言,这时的亚述人常具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亚述语,一个是胡里安语,众多地名也采用胡里安语来命名。胡里安语已经深入到了亚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 四、亚述人与阿拉米亚人(Aramaeans)的冲突与融合

公元前14—12世纪,是亚述人复苏的世纪,一位接一位精明强干的亚述王力争使亚述成为与埃及、赫梯和巴比伦并驾齐驱的强国。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南征北战逐渐收复了亚述人失去的土地,慢慢地重新恢复了对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统一。但是,此时两河流域地区却面临着新的危机,一批新的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两河流域,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批新的民族就是阿拉米亚人。

阿拉米亚人的起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的语言属于塞姆语系,与迦南语、希伯来语同属于塞姆语系的西北方言。阿拉米亚语与阿拉伯语并没有太近的关系,因此阿拉米亚人并不是来源于阿拉伯半岛,一般认为阿拉米亚人来源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带。阿拉米亚人与犹太人或许有某种种族关系,《圣经·申命记》中记载雅各布在神耶和華面前说,我的祖先是流浪的阿拉米亚人,流浪到埃及。<sup>[1]</sup>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11世纪早期,阿拉米亚人定居在叙利亚一带。在《圣经》里记载了扫罗(Saul)、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同阿拉米亚人的斗争。阿拉米亚人不仅与犹太人作战,同时他们也大规模地侵入亚述地区。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铭文记载:“我越过幼发拉底河28次,……为了追赶阿拉米亚人。”<sup>[5]61</sup>来自沙漠地区的阿拉米亚人成为亚述人当时最主要的威胁。根据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铭文记载,阿拉米亚人已经成功地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亚述人心目中属于他们的永久的土地),居住在河岸地带,从南方的巴比伦到北方的卡彻米什(Carchemish)。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死后,亚述人的势力急剧衰退。而坚韧的阿拉米亚人趁着亚述人的衰弱进一步入侵亚述地区。阿拉米亚人是如何侵入亚述地区,又侵占了哪些城市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块断裂的石碑上找到答案。这块石碑有破损,因此我们无法知晓石碑上的铭文是哪位国王刻写的,一般认为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继承人,他的儿子阿淑尔贝勒卡拉(Ashur-bel-kala)刻写的。

这块碑文很奇怪,一部分是用第一人称,另一部分是采用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的说话者被认为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碑文叙述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在众多地方攻击了阿拉米亚人的商队,这些地方远离幼发拉底河,深入亚述地区腹地,如哈布尔上游的图尔阿布丁(Turn Abdin)、底格里斯河沿岸、哈兰(Harran)地区。<sup>[5]66</sup>虽然铭文显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能够成功地赶走阿拉米亚人的商队,有时甚至一个月里能成功阻止三四个阿拉米亚商队的侵入,但毫无疑问的是,阿拉米亚人的入侵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他们已成功地侵入到整个亚述地区。

阿淑尔贝勒卡拉在他的哥哥统治不到两年后登上了王位,便立即开始了对北方地区的征服。他的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夺得了一些战利品,但是他的军队缺乏持久的战斗目标及有效的管理。阿淑尔贝勒卡拉也开展了几次打击阿拉米亚人的军事活动,但是他的铭文显示阿拉米亚人已无法轻易从幼发拉底河被彻底赶走,阿拉米亚人的入侵已成为亚述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阿拉米亚人成功入侵到亚述的多个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直到公元前10世纪下半叶,阿拉米亚各个部落才开始联合建立国家。正是由于阿拉米亚人迟迟不能建立国家,给了亚述人喘息的时机。阿淑尔丹登上王位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成功的击溃了阿拉米亚人,焚烧了他们的城市。阿淑尔丹及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亚述人所向披靡,再次成为古代近东的霸主。

虽然在文明程度上阿拉米亚人要远远落后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但他们的入侵却给亚述地区及整个两河流域带来一项重要的文明成果,那就是他们的文字。他们的语言文字使整个近东民族受益。近东众多民族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波斯人、赫梯人等都使用楔形文字来书写他们的语言,但是楔形文字过于复杂,难写难认。阿拉米亚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阿拉米亚字母文字,阿拉米亚字母文字便于书写与记忆,在与楔形文字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楔形文字受到了阿拉米亚字母文字的强烈冲击。在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7世纪),亚述人已经普遍使用阿拉米亚

字母文字。公元前5世纪,阿拉米亚字母文字已经成为疆域庞大的波斯帝国内各族人共同使用的文字。公元前1世纪左右,楔形文字及希伯来文字已经成为死文字,直到阿拉伯民族到来之前,阿拉米亚字母文字一直是近东最普遍使用的文字。

## 五、亚述人与迦勒底人、米底人的冲突与战争

公元前8—7世纪是亚述人的世纪,亚述人在他们强有力的军事首领的带领下四处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了整个近东地区,所向披靡。公元前733年,亚述人打败了以色列人,摧毁了他们建立的以色列王国,征服了叙利亚地区的众多国家,解决了亚述人西面所面临的威胁。亚述人向南征服了巴比伦地区。公元前729年,亚述王亲赴巴比伦参加“握马尔杜克手”的国王仪式,正式就任巴比伦王,解决了帝国的南部威胁。公元前714年,亚述人打败了东北部乌拉尔图人建立的国家,征服了东北山区。公元前691年,亚述人击垮了东南地区的埃兰人。公元前674年,亚述人进攻埃及,攻陷孟斐斯。亚述军队仅用了15天时间就征服了埃及,各地的王公望风而降,亚述王任命了十个王公统治埃及。公元前669年秋,亚述人再次进攻埃及,占领了埃及首都底比斯。这时的亚述军队已经远离本土2100公里,是亚述有史以来所征服的最远地区。至此,亚述人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两大洲疆域辽阔的大帝国。

虽然亚述人在某一个时段内能够所向披靡,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然而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并不会轻易放弃反抗,亚述人的征服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这也给亚述人的灭亡埋下了隐患。后来米底人和迦勒底人相继崛起,与亚述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并成功地击败了亚述人。

米底人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是雅利安人的一个分支,公元前6000年生活在中欧和南俄草原一带,公元前3000年左右迁徙到中亚一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进一步南迁,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主要分为两大部落,米底部落居住于伊朗高原西北部,波斯部落

居住于伊朗高原西南部。公元前9—8世纪,米底人形成了许多较小的城市国家,它们一般由一个城市(要塞)和若干村庄组成。米底人最初并不十分强大,但对亚述来说,它带来的威胁很快就变得不可忽视。亚述铭文中称米底为“远方的米底人”“东方大国米底”等。最初,亚述人对米底人是抱着一种友好的态度,因为米底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亚述来说意义非凡。首先,米底可以成为潜在的联盟,共同对付埃兰;其次,米底可以作为亚述防御来自俄罗斯地区新民族的堡垒。然而,随着米底势力的逐渐增强,米底和亚述的关系逐步恶化。约公元前624年,米底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王夸克萨瑞(Kuaksari)。他统一了众多的米底各部,成为亚述东方的强敌。

迦勒底人是塞姆语族的一支,他们步阿卡德人、阿摩利人和阿拉米亚人的后尘,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迁移到巴比伦尼亚南部,逐渐强盛起来。当亚述人囊括两河流域时,迦勒底人并没有被征服,当亚述帝国的势力日益衰落,他们便得到了崛起的机会。公元前626年,当亚述王和其任命的巴比伦先后死去后,迦勒底人的首领那波帕拉沙尔(Nabopolassar)登上了巴比伦的王座,成为巴比伦之王。<sup>[12](26)</sup>之后,那波帕拉沙尔和亚述展开了一系列战争。不久,那波帕拉沙尔占领了宗教圣城尼普尔,随后征服了整个巴比伦尼亚地区,成为亚述人南方强有力的敌手。在这生死存亡之秋,亚述王室内部爆发了夺位战争,严重削弱了亚述人的力量。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娶了米底国王的女儿,那波帕拉沙尔和米底人通过联姻结成了反亚述同盟。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兴兵与亚述人进行决战,攻陷了宗教首都阿淑尔。随后联军北上围困尼尼微三月后破城,灭亡了亚述帝国。<sup>[13]94</sup>此后,亚述地区又被波斯人征服,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亚述人的语言死亡,文化消退,亚述人逐渐地被后来的民族所同化,在历史上消失了。

亚述地区屡遭战争的蹂躏,波斯帝国灭亡之后它又经历了希腊人的马其顿帝国和塞琉古帝国、伊朗的帕提亚帝国、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和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塞姆语的阿拉伯帝国、阿尔泰-

通古斯语的蒙古伊利汉帝国、突厥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方的不列颠帝国,最终建立起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独立国家。但民族的冲突和征服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破坏,更是多种文化的交融。在冲突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更加辉煌多彩的文化。亚述地区从一个落后的地区逐渐发展成为近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和文化强国,正是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结果。虽然亚述人总体上来说消亡了,但其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却被其他民族吸收得以保留和传播。

#### [参考文献]

- [1] 《旧约》(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M].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0.
- [2] Saggs. Babylonians[M].the British Museum, 1995.
- [3] L. W. King, Chronicles Concerning Early Babylonian Kings, II[M].London, 1907.
- [4] T. Jacobsen, Sumerrian King List[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 [5] H. W. F. Saggs,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M]. London, 1984.
- [6] W. E. Dunstan, The Ancient Near East[M].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
- [7] E. Chiera, Sumerian Epic and Myths[M].Chicago, 1934.
- [8] G. Roux, Ancient Iraq [M].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64.
- [9] S.N.Kramer,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in ANET[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10] B. J.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 Text[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11] I. J. Gelb, Hurrians and Subarian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 [12] S. Smith, Babylonian Historical Texts [M]. London, 1924.
- [13] A. G. Crayson,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hronicles [M].New York, 1975.

(责任编辑:杨睿)

##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Assyria Area

LI Hai-feng

(School of Historic Culture and National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ssyria Area is an area with the dwelling of multi-nationalities, and directly continuous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ies becomes the integrated principal line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Many nationalities such as Akkadians, Sumerians, Amorites, Hurrians, Aramaeans and so on invaded Assyria Area one after another, however, Assyrians continuously learn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these invading nationalit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Assyrians and the invading nationalities, constantly integrate with the invading nationalities in every aspect, as a result, Assyria civilization is collaboratively created by Assyrians and the invading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Assyrians;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ities; cultural integration; two-river valley; ancient near east